

「糖？你不是我的糖吗？」
萧昱春风得意，
葛地吻上了唐文的唇。

CHONG
QING
YOU
DAO

马非马
著

宠卿有道

荣上热搜



《朝时报》
版头条

前门新锐干探
文疑似断袖

花之夜私会情郎



当事人如遭雷劈：

萧昱，咱俩上头条啦？！

萧昱咧嘴一笑：

能同皇室宗亲传绯闻，
小唐大人你也不吃亏。

轻松不费脑的
谈情说案文

女扮男装
小干探

画风清奇
腹黑皇子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人民出版社

CHONG
QING
YOU
DAO

鬼马
非马
著

宠
卿
有
道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宠卿有道 / 鬼马非马著. -- 贵阳: 贵州人民出版社, 2017.9

ISBN 978-7-221-14365-5

I. ①宠… II. ①鬼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33373号

宠卿有道

鬼马非马 著

出版人: 苏 桦

出版统筹: 陈继光

选题策划: 大鱼文化

责任编辑: 潘 媛

特约编辑: 陈 思 廖 妍

装帧设计: Insect

封面绘制: 猫君大白

出版发行: 贵州人民出版社 (贵阳市观山湖区会展东路SOHO办公区A座)
邮编: 550081)

印刷: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 (长沙黄花工业园三号 邮编410137)

开 本: 880×1230毫米 1/32

字 数: 276千字

印 张: 9

版 次: 2017年11月第1版

印 次: 2017年1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221-14365-5

定 价: 29.80元

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。举报电话: 策划部0851-86828640

本书如有印装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联系电话: 0731-82755298



「糖？你不就是我的糖吗？」
萧昱春风得意，
蓦地吻上了唐艾的唇。





目录



【单元一 尸影幢幢】

/ 001 /

- 01 身边有鬼
- 02 雪山凶间
- 03 后会有期

【单元二 祥云渺渺】

/ 071 /

- 01 自寻死路
 - 02 浮光掠影
 - 03 有梦无心
-



CHONG
QING
YOU
DAO





目录



【单元三 魅语森森】

/ 140 /

- 01 阴魂不散
- 02 身份曝光
- 03 普天同庆

【单元四 迷途漫漫】

/ 207 /

- 01 重温故梦
 - 02 切肤之痛
 - 03 柳暗花明
-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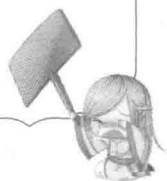


CHONG
QING
YOU
DAO



Chong
Qing
You Dao

单元一 尸影幢幢



树下的少年，容颜宁逸悠然、衣袂随风轻摆，生得是真好看。日头说巧不巧地打在他身上，使得他遍身上下，好似隐散着一层熹微且缱绻的光。

01 身边有鬼

唐艾当下是个死人——看上去死得透透的那种。

苍国边陲小镇的荒土地拔凉拔凉的，唐艾就这么孤零零地躺在这儿，身上遮着张破烂的草席子。冷风才不会跟一个死人客气，草席子的一角不断被吹起，吧唧吧唧地拍打着她的脸。

可惜，作为一个没了生气儿的人，她是做不得一丁点儿反抗的。

不多时，唐艾就被收尸人扛上了一辆破车。

车上不单一具尸首，胳膊搭着腿、脚丫子冲着脸的还有七八具。这些尸首都是男性，唐艾是女子，却作男装打扮，躺在一众男尸中，绝对不违和。

车轱辘咣唧唧轧在路上，拉车的驴时不时哼唧两声，收尸的这位边赶路边骂娘。他带着一车尸首往北走，这么走下去，用不了多久就会到国界。与苍国东北边境接壤的小国家，是高丽国。

这时候，路那头传来一阵鬼哭狼嚎，简直要了人老命。原来，两个小孩正在哭丧，哭的就是身前躺着的死人。

他俩大老远瞅见驴车，更是一把鼻涕一把泪，像是生怕收尸的瞧不着自己。

“哟，今儿是咋的了，净撞上年纪轻轻就没了命的！”收尸人这头可乐呵了，麻利地把这具男尸也抛到车上。

直到驴车走没了影，小瘦子才站直了身子，用胳膊肘捅捅小胖子：“不大，行啦，别嗷嗷了，公子人都走远啦！”

小胖子不大吸溜着鼻涕泡，废了老半天劲也没能把气儿捋匀：“不小，公子说一定要亲……亲自会会唐艾。那唐艾到底什……什么来头？咱们可从来没见过公子对……对什么人这么在意……”

小瘦子不小道：“公子不是说了嘛，唐艾是六扇门的人，这案子六扇门也在查。剩下的事，我知道的一点也不比你多！”

天寒地冻，驴车也不知走了多久，大风号得越来越邪乎，紧跟着，鹅毛大雪就呼啦啦地落下来。

收尸人从车板子一侧扯出个篷子来，但是很显然，这块破布篷子四角豁了仨，为尸体们遮风挡雪的作用非常有限。

可惜收尸人并没见着，就在篷子被封起的那一瞬，一直呈挺尸状的唐艾竟突然变得不一样了——她的眼珠子在紧闭着的眼皮底下动了动，紧接着胸膛便开始微微起伏。

这情景，俗称诈尸。

堂堂六扇门的新锐干探，自然不会真的是个死人。唐艾是来办案的，她的“死亡”也是由她自己一手策划的。

苍国东北边陲，正有大量尸首被偷偷地运往高丽国。高丽人要苍国的死人干吗，没人知道。六扇门接获这条线报已有了好一阵子，直到近日才派出人手展开调查。

人手除了唐艾，就再没第二位。

使苍国同胞魂归故土，这是多么崇高的使命！唐艾日夜兼程赶赴边境，靠着一颗祖传的绝气丹成功“断气”。不出两个时辰，她的体温便降得不可思议，旁人更是再难查探到她的脉搏心跳。

绝气丹的药劲还没散净，唐艾眼睛睁不开，暂时也没力气动弹，可风声雪声都能听得清清楚楚。

于是，她便也听到车里蓦地响起了另一种声音。不是冷风声，不是车辙声，也不是收尸人的骂骂咧咧声。

“小唐大人，幸会。”那声音道。

音量很轻，却清亮洒脱，还捎带着点玩味。

活、见、鬼、了……

如果唐艾可以，那她一定已经一个激灵跳了起来！

冷汗沿着她的前额往下流，又粘在她的发梢上，不一会儿便结成粒粒透亮的冰晶。

与此同时，外边的大风忽地换了个号法，之前是肆无忌惮毫无章

法，现下则是聚拢成巨大的风束，似是从某个深渊中直袭而出。

驴车正朝着山洼洼里走，而唐艾的身体在向车前倾斜，躺在她旁边的尸身也随势贴上了她的肩。

不过片刻之间，唐艾又感到身底下猛地一晃。这一晃可不得了，真要说，那只能用“天翻地覆”来形容。

只听震耳欲聋的轰隆声从天而降，同一时刻，收尸人发出了数声杀猪般的惨叫。而木板车在剧烈的震颤下哗啦散架，木条子啪啪断裂，一车尸体一个接一个跌入雪地上的大坑。

唐艾也不例外，最后一个跌下来，身体不受控制地砸在身旁的那具尸首上。好在这是块人肉垫子，给她个不小的缓冲，她还不至于摔断胳膊跌折腿。

谁知，那惊天动地的轰响非但没结束，反而变本加厉，整座山好像随时都会碎成渣渣。

对唐艾来说，这倒不见得是件坏事，因为，绝气丹的药力在此番震动下迅速失效，唐艾能动了，睁开眼的那一瞬，她只见到天地间一片浩然之白。

这是场雪崩，惊天地泣鬼神。

初始之时，倒霉催的收尸人似乎想要抓住倔驴兄弟这棵救命稻草。不过驴兄也想着逃命，一蹄子踹中他的命根子。收尸人就此一命呜呼，一汪红光在皑皑白茫间尤为扎眼。驴兄则在千钧一发之际跑到山坳外，逃出生天。

然而，这些都不是重点。重点是，山雪崩塌，进山的路被顷刻掩埋，唐艾被困雪山，线索全断不说，连能不能活着出去都成了问题。

其实，这也都还不是最骇人之处。最骇人之处是，唐艾又一次听到了那个声音。

“小唐大人，求你别再趴这儿了。”空谷回音如是道。

别说，这声音清朗明澈，音色听来不夹一丝的杂质，却又微微带着点戏谑，在雪谷中空灵回荡，乍一听，还真挺好听。

这一次唐艾听得真真切切，这声音绝非是她的幻觉！她一双眼睛睁得浑圆，将视野所及之处瞄了个彻底。可惜，四面八方除了雪还是雪，没有路，也没有活物。

声音的来源，就在唐艾身下。意识到这一点，她一个激灵跳到坑外，嗓子眼里一通痉挛。

极度不可思议的一幕在唐艾面前发生——刚才还在给她当垫子的尸首腰杆一挺，竟然轻轻晃着站直了身！

现如今，他已不是具死气沉沉的尸体，而是个活人，像唐艾一样，胳膊腿哪儿哪儿都能动的大活人！

“多谢小唐大人起身相让。”大活人从容地转过身来，用左手掸落肩头雪，动作随性，宽袍广袖于风中摇曳。

这是一个少年，年纪与唐艾相差无几，容颜清逸，衣装出尘。

他笑望着唐艾，目光深邃且悠然，仿佛有种超脱世俗的潇洒，只不过他的面色太过幽白，似是无形中缺少了些年轻人应有的血气方刚。

时至今日，唐艾终于相信，还能喘气儿的不光她一个。

这位仁兄身形翩跹、落地无声，唐艾瞧得出他身手不凡。她也曾听说过一门高深莫测的闭气功夫，习得者运用之时可使身体进入假死状态，效果跟服食了绝气丹没差。

在木板车上时，她便是与这人并肩而躺；山雪崩塌时，也是这人垫在了她身下。

再来，这人长得也是真不赖，尤其是那对暗藏桃花的眼睛，漾着让人心荡意牵的光。

唐艾却没心思管他好看难看。

“你是什么人？装成尸体的目的是什么？有没有同伙？还有，你如何会知道我的身份？”她全神戒备，暗暗攥紧拳头。

“小唐大人不愧是六扇门中人，随时随地都保持着如此之高的专业素养。我叫萧昱，小唐大人直接叫我名字就好。”

萧姓算不上常见，却是苍国的国姓。

萧昱显得一派轻松，冲着收尸人的尸体伸出手。

“你要干什么？！”唐艾大喊一声，本能地怀疑他此举不安好心。

萧昱慢悠悠地转回身，同时缓缓抬起胳膊——从收尸人身上剥下的皮袄，正被他抓在手里。

“小唐大人，御寒吧。”他将皮袄抛给唐艾，举止温和。

唐艾心头一晃，手上多了一份沉甸甸的重量。

萧昱似笑非笑：“我跟你一样，是来查案的。非要说起来，要我来的人，是你能想到的最大的官儿。”

他一边说着话，视线一边越过了唐艾的身躯，突然异常严肃道：“小唐大人，快过来，那边危险。”

唐艾警惕地瞥瞥周围，并没察觉出哪儿有异样。

“你最好快点交代清楚自己的身份，否则我——”岂料，她一句话还没说完，身后又一次传来震耳欲聋的巨响。

又雪崩了。

唐艾就站在山壁之下，巨响便是自她身后发出。

漫天雪雾滚滚来袭，把唐艾一口生吞，也就是一眨眼的工夫。

就在这刹那之间，萧昱敏捷的身影倏然而至，一把拉起唐艾的手腕便向一旁飞掠。

轰响声尽，尘埃落定，唐艾与萧昱皆毫发无伤，倒是那积雪深处的山峰下，豁出一个小洞隙，里面隐隐泛着幽光。若非再度来袭的雪崩，这小洞隙怕是打着灯笼也难寻。

唐艾脸上一热，火速甩开萧昱的手：“你刚才用不着过来的！”

“小唐大人身手矫捷，当然能够独自脱险，我这多此一举还请你别介意。不过小唐大人，咱俩要不想困死在这儿，就得找出路。”萧昱浅淡一笑，冲那山洞豁口走去，只留给唐艾一束衣袂随风的背影。

唐艾缓过神来时，他已走出八丈远。不知为什么，唐艾觉得他右侧的身躯稍微有点怪，至于到底是哪儿不对劲，她却说不上来。

那边，萧昱却在洞口悄悄凝望起唐艾，自言自语：“唐艾，你一定不记得咱俩之间的那笔债了，很多年前就欠下的那笔债。”

唐艾眼瞅萧昱进洞，纵然心中迷雾团团，也只有紧绷着心弦，咬牙跟上。

阵阵阴风从洞穴深处吹来，直教人腿肚子打战。

没想到，这洞里边还真有条蜿蜒向黑暗的路。而且这路不像是天然形成，倒似是人为修建。

萧昱摸出个火折子，煞有介事地把火光凑向唐艾的前胸：“刚刚那一下摔得那么狠，我的后背到现在都还隐隐作痛，可小唐大人你的胸膛

却是完好无损，当真是铁骨铮铮，啧啧……”

唐艾“唰”的一眼瞪回去：“你看什么看？要找路就找路！”

她贴身穿着硬甲护胸，胸膛看起来就是一马平川。可被一个男人这么直勾勾地盯着胸部瞧，她长这么大来也还是头一回。

“是是是，我当然知道小唐大人你武艺卓绝，只是方才那一下确实跌得太狠，此地又极尽严寒，我才不禁担忧小唐大人你是否有恙。”萧昱赶忙做个卑躬屈膝的样子，扬起火光继续向前探路。

说起来，唐艾可是新官上任。这个萧昱，也是第一个用“小唐大人”称呼她的人。

作为蜀中巨贾唐不惑的掌上明珠，唐艾绝对活出了真我。许是因为祖上曾是江湖人的缘故，她打生下来就喜欢舞刀弄剑，从来都不是一个安静的美女子。

去京城，入六扇门！女扮男装偷偷跑出渝州城的那一刻起，唐艾便发誓要做出一番成就来，满腔热血一点就着。

东北这沓晃民风剽悍，又总有女真部作乱，向来不太平。吃不了兜着走的差事，根本没人乐意去。也就唐艾初生牛犊不怕虎，才会想着主动请缨。

几个同年入门的兄弟，嘴里虽说着艳羡她被委以重任，但给她送行的时候，就差唱一句“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一去兮不复还”。

当然，唐艾把自己的胸脯捂得严严实实，迄今为止，六扇门上下都还没人发觉，眉清目秀的小唐，是“她”不是“他”。

这方洞穴深不可测，脚下的路似乎永无止境。

萧昱渐渐放缓步子，却将手上的火折子高举过头，似是对远处某地产生了极大的兴趣。他也不多废话，仔细勘察下周遭环境，直直走上前去。火光随他的步伐移动，唐艾立足之地便又暗淡下来。

前方微弱的火光下，突然显现出一片晶莹剔透的光亮，怎么瞧怎么不对头。唐艾瞬间就要往前冲，萧昱却扬起左手将她拦下。

“小唐大人，我劝你还是别过来。”

“为什么不能过去？有危险？”

“那倒不是，只不过……”

“让我看看！”唐艾从萧昱手中夺过火折子，一把将他推到一边。

萧昱趑趄退后两步，一脸无奈：“算了，看就看吧。看过之后，可别说我没提醒你。”

现于唐艾眼前的，是一方足有一人身长的冰晶。火折子接近，冰面便映射出光亮。这块冰晶注定不普通，因为，它里面真就躺着个人。确切点说，是躺着个一丝不挂的男子。

唐艾眼睛疼，生生疼。

火折子的光束再往前照，只照出与此相同的冰晶无数。这些冰晶分排在道路两侧，每一块冰晶中都有一个赤裸的男子，少说得有百人。

“早说了要你别看的嘛。”萧昱小声嘟囔，又瞅瞅唐艾，“小唐大人，看来我们是误打误撞找到了收尸人的藏尸之所，这洞穴的蹊跷也怕是不止于此。”

唐艾耳根子着火，压根没听着萧昱说了什么。

萧昱却眼神倏变，一把拽起唐艾躲到山壁后。

“嘘，小心，有人来了。”

还真被萧昱说中了，洞那头不多时便传来窸窣的脚步声，这证明这洞穴确实另有出口。妖风卷着鬼火，牵出两道女子的身影。

来人像是一主一仆，衣着发饰与中原人迥然相异。主人面上遮着层薄纱，只露出双美兮兮的眼睛，身姿婀娜得不像话。至于侍女嘛，长得还真是……一言难尽。

两人口中的话黏黏糊糊，就像含了口热茄子，愣是没有一个字能让人听懂。不用说，这两位姑娘就是山那边的高丽人。

萧昱双眸一转，往脸上头上抹了两把湿泥，让自己看起来狼狈不堪，本来面目尽被遮掩。

“你干吗？！”唐艾差点儿跳起来。

“咱们能不能出去，就靠那两人了。”萧昱冲她眨眨眼。

那两个女子立马朝着动静的方向来，转个弯就见着了唐艾跟萧昱。

“你们……是什么人？！”高丽国友人的惊讶程度丝毫不亚于唐艾。原来她们会说汉话，蒙面女子字正腔圆，侍女的泡菜味儿却浓重得不行。

萧昱愣怔地看着两人，忽然开了哭腔：“俺们……俺们老大没啦！”他居然干号起来，且将收尸人的大茬子口音学得神乎其神。他说自己和唐艾都是收尸人的手下，不幸遭遇雪崩，只求能够活着出去，好一个声泪俱下，天地动容。

京城曲艺界近年来流行评选最佳伶人，每年一次，也是皇城根下的年度盛事。唐艾鸡皮疙瘩掉了一地，只觉得萧昱妥妥的演技派，不去报名实在是浪费人才。

蒙面女子将唐艾跟萧昱两人上下扫视了一番，视线最终在唐艾身上定格。她又用高丽话对侍女低语了几句，随后妖娆地扭身走远。

侍女则抽出两条布带，往唐艾和萧昱眼睛上各一招呼：“带你们出去，可以。但是这条路，你们不准看。”

这下可好，唐艾跟萧昱就这么被剥夺了视觉。

侍女又拿出来一根绳子，一头系住唐艾的右手，一头系住萧昱的左手，把两人捆了个形影不离。

唐艾双眼抓了瞎，脚底下又坑洼难行，肩头便一个劲儿撞上萧昱。

萧昱装得蔫蔫的，嘴里边鬼叫着，肩膀却悄悄换个姿势，在唐艾撞上来时轻轻一顶，不但卸去了她的撞击之力，还让她即时站稳。唐艾一心琢磨着出洞后当如何，对此却是未曾留意。

两个人如此被侍女牵着前行，也不知过去了多久，终是被带到了洞穴的另一头。

冷风仍撒了欢似的在咆哮，刮在脸上能掉一层皮。

侍女领着他们俩再走一阵平路，突然没征兆地停在一辆马车旁。她把绑在萧昱手上那头的绳子哗啦一松，随后扯下萧昱蒙眼的布带。

萧昱重见天日，对着侍女又是一通感恩戴德，随手就要去解唐艾眼睛上的布带：“兄弟，咱们走啦。”

岂料侍女狠狠推他一把，毫不客气地吼：“那边走，是大路。你，回你的苍国去。这个人，留下！”

“这个人”，指的当然是唐艾。

萧昱挣扎着又靠过来：“大姐，你是要带俺兄弟去哪儿啊？”

侍女恶狠狠瞪着他：“不想撕（死），就快走！”

“不撕，不撕，”萧昱一哆嗦，也像吃了辣白菜炒饭，“那……俺能和俺兄弟道个别不？”

他一下贴上唐艾的胸膛，似与唐艾做生死之别：“小唐大人，那蒙面女子看来身份显赫，你俊朗非凡，肯定是被她看上了啦。大好机会深入敌营，你可千万别放过，咱们就暂且分头行事咯。”

对准唐艾耳边说完这话，他才唯唯诺诺地放开手。唐艾却被侍女撵着登上马车，只剩下欲哭无泪。

戴面纱的高丽女子，早已等在车舆中。

她对着唐艾一声娇笑，以纯熟的汉话道：“中原人，我见过你们许多人的尸首，却没见过像你这般俊俏的男子。尤其是，你并不是尸首，而是个活人。”

这位姑娘一手挽上唐艾颈侧，轻悠悠地解了唐艾蒙眼的布带：“从今以后，你就是我的人。”

唐艾后脖子滚下一颗大汗珠，嘴角不自觉地抽搐。

不管萧昱再怎么欠扁，但他至少有一句话说得对，这蒙面女子便是唐艾如今最重要的线索。破案途中必定险阻重重，唐艾早就有了牺牲小我的觉悟。

半晌过去，她终于逼着自己挽起个笑容，可惜，笑得比哭还难看。

载着唐艾的马车没了影，太阳没多久也下了山。

山顶上吹来阵猛风，道旁树枝上的积雪纷纷而落，不讲道理地砸在萧昱肩头。萧昱却似无所察觉，背倚树干轻合着眼帘，眉间隐着些许苦涩。

这时，雪地里冒出来两束小身影，嗷嗷叫唤着“公子”。这俩小崽子，正是白天里哭丧的人。他俩手上都没空着，小瘦子不小抱着个狭长的木匣子，开合处暗设机括，头尾两端连有银丝带扣，可使人将其负于背脊；小胖子不大则举着个小瓦罐子，一掀盖儿，麦芽糖甜腻腻的气息就飘了出来。

“公子，你是不是身子又不舒服了？！”

“公子，你……你可千万别强撑着！”

他俩扑到萧昱身边，气儿都顾不上喘。

萧昱这才缓缓睁眼，笑看两个小不点：“别担心，我没事。我要你俩准备的东西，准备好了吗？”

不小把木匣系到萧昱身上：“备好啦备好啦！沿着这条路一直往山上走，转过好几个弯弯绕，能看见棵歪脖子老松，东西就埋在树下！”

不大也“嗯嗯”地附和，憨憨地把瓦罐子举到萧昱面前。

萧昱摇着头浅淡一笑，左手在他俩脑门上各敲了一下：“我有预感，高丽国很快会有大事发生，与我朝交界一带会变得很危险。快回去吧，你们俩得知道惜命。”

俩小孩却不依不饶，一个摇着萧昱的袖子，一个抱着他的腿：“公子，再派个任务给我们嘛！”

萧昱无可奈何地轻叹口气，扭过俩小崽子的头，指指边关的方向：“往回走的路上有处山坳发生了雪崩，我朝子民有多具遗体被掩埋在积雪中，你俩去找小徐将军，请他让守关将士开路，将那些人好生安葬。办好了就回京城去，不许再在路上耽误一刻。”

蒙面女子向唐艾揭下面纱的同时，也向唐艾揭露了自己的身份。她是高丽国的贞熙郡主，其兄长李敏智是高丽国的右都统使，足智多谋又骁勇善战。

贞熙郡主那叫一个美，眼睛鼻子嘴无不完美得像是经过了细致的雕琢，与她的侍女简直天壤之别。

唐艾的愕然倒不在郡主的容颜。她只关心案子，只惊异于郡主的身份。事关重大，“忍辱负重”也就越发理所当然。

月黑风高，马车终于在一座府邸前停下。

称这点着寥寥几盏灯的地方为府邸，也没那么合适，但这几座砖瓦檐子，确实比一路上的草坯屋子好上了许多。

贞熙郡主领唐艾踏入门中，万分自豪道：“中原人，你可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？这里便是我的兄长、高丽国大将李敏智的行宫。在这奢华瑰丽的宫殿里，你会过得很安乐。”郡主的汉话还真是好到了一定境界。可唐艾词穷，跟着郡主往里边走，“嗯”“啊”“哦”成了她说得最多的话。

屋子里已有一排侍女恭敬地候着，看架势竟是要让唐艾沐浴更衣。